

歲月流螢

茜菲小說散文選集

南海文聯出版

岁月流萤

——茜菲小说、散文选集



作者在捷克卡罗维发纳留影

作者介绍



葛菲同志原名郭丽仙，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员，1916年出生于秀丽而富饶的侨乡——南海九江，自小爱好文学，有变革旧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思想。1930年离开家乡，到广州读中学。1933年起，先

后结识了任泊生、陈波儿、杜埃、饶彰风、楼栖等进步人士和文艺界老前辈，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。1935年考入中山大学社会系，得到该校教授何思敬、邓初民的教导，思想和学业都有很大进步，先后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、“一·一三”学生运动和校内外的进步组织。1936年和艺术界进步人士组织“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”，参加小说组。1940年大学毕业，先在桂林逸仙中学任教，不久转入《力报》、《八步日报》报社任外勤记者和副刊编辑，直至抗战结束。在逸仙中学和《力报》工作时，与李嘉人、陈残云、华嘉、邵荃麟、聂绀弩、葛琴等革命前辈和著名作家并肩工作，受到他们的指导和影响。1946年至1949年，在香港参加了“港九妇联”，从事民主革命活动。并在香港报刊发表了不少作品。解放后，1950年在《每日论坛报》任副刊编辑，后调到广东省妇联工作。1957年9月随爱人楼栖教授赴民主德国讲学，1959年秋回国，11月到省作家协会，负责联系作家和指导业余作者。1972年从干校回来，任作协群众创作辅导组副组

长。1973年起当《作品》编辑，后兼任编委。1984年离休。

茜菲同志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写小说、散文。在大后方报社工作，除写新闻特写外，还坚持业余创作。居港期间，发表了一些作品。解放前的作品，笔者以作家的良知和深沉的笔触，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，反映人民生活的困苦，批评当局的不抵抗主义，鼓吹抗日救亡，表达了广大人民以及进步知识分子的心声。解放后虽曾一度调任行政工作，但并没有和文字绝缘。特别是1973年回作协联络研究部和群众创作辅导组任职时，为辅导和提高业余作者做了大量工作。1980年后写的散文和报告文学，一改解放前作品的基调，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韵律，讴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人物和新景象，给人以清新的感觉。茜菲同志离休前后，对于儿童福利工作非常关心，任省儿童福利会常务理事。她也关心残疾人，《战胜命运的人》这本集子，她介绍了两个人物。茜菲同志离休后虽然写得不多，但仍然经常深入基层，深入农村，辅导和鼓励业余作者。

茜菲同志辛勤笔耕数十年，创作了不少作品，可惜解放前的全部剪稿或毁于战火，或于文革期间自行烧毁了。这次整理出版的选集，一部分篇章是近年托友人多方搜集到的，它记录了笔者早期的生活足迹和忧患意识，也许能多少反映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和所持的认识。它对于中青年作家和业余作者是很有启发性的。选集名为《岁月流萤》，它无疑是闪亮的萤火。

南海 李玉江

目 录

第 一 辑

小说、报告文学

荣嫂.....	(1)
撤退.....	(8)
宝宝.....	(16)
家书——父子论战.....	(22)
小贩刘得福.....	(49)
音乐家.....	(54)
紫荆花开的时候.....	(63)
老归侨的心愿.....	(71)
他所得的比失去多得多.....	(77)
桃桃和婷婷.....	(87)

散 文

怀乡.....	(98)
静静的潞江.....	(101)

第 二 辑

上庄子·····	(103)
红山茶花·····	(107)
你应该死在斗争里·····	(111)
冬在人间·····	(114)
暮春的郊野·····	(115)
思勤河上·····	(117)
过接米岭·····	(122)
红棉花开了·····	(125)
海·····	(126)
友谊的珠串·····	(128)
祝福你，柏林·····	(134)
回忆与祝福	
——祝贺香港《文汇报》创刊三十周年·····	(137)
瑶山月夜·····	(141)
桂山岛散记·····	(145)
啊，十里径！·····	(150)
土地的主人·····	(156)
愿江山万里铺锦绣·····	(160)
故园梦·····	(163)
后记·····	(168)

第一辑

荣 嫂

(一)

荣嫂的心情近来越发变得暴躁了。她从外面一踏进门，看见自己的两个小女孩，为了一个残旧的小口琴，便互相抢夺，打起架来。小的一个力气够不上大的，便哭嚷着。小孩子的尖锐的呼叫声，在满胸愤恨的荣嫂听起来，简直是故意和她捣乱。又是憎恶，又是恼怒。一个巴掌狠狠地打在两个孩子的后脑上。“呱……”两个孩子放下了手里抢夺的口琴，躲在屋里哭起来。

“你敢哭？……再哭，再哭踢死你。”她握起拳头，圆睁着眼睛，嘴唇抖颤着，从屋角把她们赶到厨房去。

小孩子不敢再高声哭了，在通进厨房去的过道里抽泣着。泪水浸透了小眼睛，从给冷风吹裂了的小圆脸上流下来，靠在湿冷的墙壁，悲哀的抽泣着。

荣嫂走回厅里，呆立了一会，用没有光彩而憔悴的眼，向屋子周围溜了一下：这是一间低湿的小屋，一边摆上三部手摇织衫机。她自己是小手工业的小老板，请了一位伙计和收了个学徒给她纺织。内面摆上一具衣车。她的十二岁的女儿在这里车缝织好的棉织衣。屋子里的四周零乱地摆着残污的家具，桌上、椅子上堆满织好了的运动背心和纺的纱。是

春寒的下雨天，所以地面更加湿滑，还积了不少污泥。

“拍”，荣嫂忽地在桌上用力拍了一下，两个工人给吓得蓦然一跳，惊奇地回过头来，看到荣嫂满脸怒气的说：

“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呵？我们织的衫都没销路了。从前还可换口饭吃。现在……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呵！做这门生意的都挨不下去了！”她眼睛无目的地呆望着，紧锁着眉梢，一会又喃喃地：

“欠下人家的债给追得没路走了，自己放的债又讨不回——然而，也不多呀！”一种过度的忧郁侵蚀着她底心，沉默的把眼光投到脚尖去。

（二）

自从丈夫死了后，荣嫂的担子就加重了：一家大小生活的负担，从丈夫的肩头移到她的肩膀上。她着实觉得够苦了，肩头的担子，像巨石一样紧压着。一家的生活费，房租，电费，已够她焦急和烦躁，还有每月纳给债主的利息，真是一想到便要发昏。

“唉！我再没心绪活下去了呀！”每夜她都哭泣着，悲痛着，怀念着死去的丈夫。一睡在床上，她便陷入深思里，常常是整夜睡不着。她回味着丈夫死前的情景，那时是多么幸福哟！她禁不住想：什么都用不着操心。虽然事情是大家做，但丈夫是有主意的，用不着她麻烦。十余年来，平凡安静的生活着，她们家庭的小手工业，安安稳稳的，维持一家几口人的温饱，还有盈余。而且儿女们也可以进学校念书了。两口子愉快的支撑着这个家。然而，她还比男人敏捷而精细，别人也就常常称赞她：

“荣嫂真是能干呀！”或者说：

“荣嫂真不错，竟和男人把家撑持起来了。”从周围扔过来的是好意的赞扬。

荣嫂虽然是上了年纪的妇人，却有一颗年轻女人的心，喜欢和人家逗着玩，大家都乐得亲近她。在街上遇到邻居，她总是笑脸招呼别人。这时的生意又好做，虽然过的不是什么丰裕的享乐生活，但总算没有怎样的忧虑。丈夫是个温柔的很能体贴她的男人，常常因为她的脾气坏，一看到生意上有什么棘手，或损失了多少本钱，便显得忧郁和焦虑，以致弄得身体不大好。做丈夫的便很温柔的劝她：

“不要焦虑，看你的身体，没有你我是不行的呀！急什么？我自然会打算。”

然而，他也知道，倘不叫她暂时离开一下，她是不会安静下来的。便又很安闲的说：

“我劝你还是回二家姐那里住一下吧！趁工作不十分忙迫，到乡里走走，探探亲也好。家里的事有我呢。”他就这样会体贴妻子。尽管家庭经济不宽裕，也设法抽出钱来给妻子闲散一下。

荣嫂一想到这些，便像万箭攒心，一个这样好的丈夫，再活十年也还不算老，才不过三十多岁，却给死神夺走了。这可怕的残酷的命运啊！

（三）

阴霾的天，洒下了连绵不断的春雨，远近的景物，都笼罩在迷蒙的烟雨里。人走在街上，湿滑泥泞得人人叫苦。荣嫂正肩着一袋织好的运动衣，脸儿显得有点颓丧，踉跄地走

回家来。灰布的旗袍，后面积满了泥垢，白鞋也给污泥染得了黄色。一进门，便气冲冲的掷下肩头上的布袋，扑扑身上的水点。当她一想到刚才洋货店老板的话：“东洋货，货色好，价钱又便宜，谁还买这种粗劣的商品？实在销不出去……”她便愤愤的嚷：

“咳！东洋货，东洋货……”她反覆地说，疯狂似的在屋里打转。

一家人都阴郁的沉默着，知道这个时候很容易触到荣嫂的怒火，都不做声。天色是昏暗的，人们的脸也阴暗起来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口闪进一个黑影，当这黑影把伞收下来时，便清楚地叫人知道那是一个中年的妇人。荣嫂连忙装出笑容，和她招呼：

“何五姑，请坐。”

何五姑一声不响地坐下去，接着便说：

“荣嫂，怎么样？去年的借款，现在该可以还我了吧？”声调还算是温和的。

“真对不起，年底他死了，用去不少钱，今年生意又不好，迟些时可以吧？”荣嫂按捺着自己的悲哀，把声音特意放轻些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对方急促的拒绝了她的：“我们想要回这笔款做小生意。只二百块，你总可以筹划得到的。”何五姑紧迫一步，狡猾的强笑了一下。

荣嫂暂时不做声，怒火燃烧着她的心，涌上来又按下去。她最怕在人家面前丢面子，也最不愿意向人诉苦乞怜。看对方没有通融的意思，便紧问一句：

“真的不能再延缓一下吗？需要得这么急？迟一天总可

以吧？”声音是决断的。

“真的等着急用啊！愈快愈好。不过，迟一天总可以。”何五姑宽容的笑了。一面还逗着荣嫂的小女儿玩。

荣嫂的脸渐渐苍白起来，嘴唇可怕的痉挛着，用着满含了愤怒憎恨的声音，提高了嗓子说：“好吧！”

何五姑霍地一跳，连忙敛回笑脸注视着她。

“今天把所有织机都卖了去，明天本利一起还给你。”荣嫂简直象骂人一样叫喊着。也不和人招呼，掉转头，大踏步走进房里去。

(四)

荣嫂一走进房里，便抱头痛哭起来，除了丈夫的死，她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悲伤过。为了一时气愤，便说了这番气话。然而，她就是这样的人，只图一时痛快，至于将来的结果，她是不管的。

姑奶奶也走进来，也陪着她哭，可又一面劝她：

“荣嫂，织机卖不得呀！卖完了我们怎样活下去！靠天吃饭么？”

荣嫂更加痛心地哭喊着：“我再活不下去了呀！我不想活了……”

姑奶奶也有她的悲伤：自己是一个寡妇，满望一生一世的依靠弟弟，而现在弟弟死了不过几个月，家里就变成这个样子！于是两个人哭在一起。

荣嫂狠命的抽着气，气回不过来，哭声也听不见。姑奶奶虽然见惯了她这个样子，然而也总不免慌张，她一手捏住她的鼻子摇她，喊她，好容易她才大吼一声，回过气来，

跟着还是哭。

姑奶奶抹了抹眼泪劝她：“唉！光哭是不行的啊！”

荣嫂的女孩都跑了进来，最小的一个，老牵着母亲的手，“妈，不要哭呀！”孩子苦着脸，用着撒娇的声音。许久，她才止了泪。

摆开了晚饭，荣嫂没有吃，她拉开抽屉，检检看，只剩几块钱，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典当，对着抽屉出了一会神，然后走出街外去。

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很晚了。她一声不响，一进房便睡。春夜的雨在屋背上“滴沥……滴沥……”的响个不停。从隔壁传过来的钟声，已经敲过十二下了。荣嫂没有睡，她睁大眼睛，望着帐顶，热泪从眼眶一直流到脸上、颈上，滴到枕边去。

丈夫的瘦小的面影，清楚地在她脑幕上打回旋，她把自己浸在悲痛的回忆里。然而，想到丈夫的死，她不能压止她的悲痛。

“唉，唉！都是钱害了他，都是钱害了他呀！”她哭着想：为了节省钱，初起病时，他总不肯寻医看病，还要撑着病体工作。待到再不能起来走路了，这时的病已深了。瘦到只剩一把骨头，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，就这样睁一睁没有光彩的眼睛，便永远离开了人世。她真有点怀疑——这样就已经死去了吗？她痛楚得象有人分裂着她的肢体一样。最使她感到难过的，就是借下了许家还不清的债，明天将怎样去应付人？难道真的卖了所有的唯一值钱的家私吗？卖完了靠什么来过活？明天，明天，就要来了，她绝望的想。奔跑了大半天，一个铜板都借不到。

“唉，明天，明天。”她几乎疯了，她真不愿再有明天。

死了吧！她想毁灭自己，横竖没有什么再值得留恋，生只是受苦，索性不活了罢——她这样想：死了，便什么都完了。可是，怎样死呢？上吊，就怕这口气难得断；服毒，身边那来的毒药？而且还有全家的老少，她死了，他们都依靠谁？她死不得，她还得活下去。可是，一想到明天，和何五姑的气焰，她就怕活，活着有什么意思，只是受气，只是给人家侮辱！丈夫丢下了她和全家老小，她有什么能力，有什么胆量来撑持下去？活着，没有一点好处；死了倒是什么都干净了。

忽然，脑子一闪，她想起了抽屉里的洋刀。她于是打开抽屉，洋刀在暗淡的灯光下闪着寒光，她全身颤栗了一下，拿着刀子的手也抖动起来。生还是死？她要在一刹那间切断她的联系。生嘛，生就只有痛苦，在死亡里不会再有痛苦了。死吧！可是全家的老小呢？呵，呵！她哭了，眼泪淹没了她的整个脸。拿刀的右手忽然一松，洋刀当的一声落在地上。她象从梦中醒过来，她不能哭，她不能流泪，她应该拿出胆量来：只要一下，只要一下用力的一割，她就可以把痛苦和生命都一起割断。

可是，偶一回头，丈夫的遗像正在壁上向她作冷笑。她走前去把它拿下来，满脸泪水去吻他。她觉得丈夫太自私，难道她就不能自私么？然而丈夫是爱她的，她也爱自己的丈夫。她于是凄然地吻了一下相片，凄然地说：

“我就来见你了，等着我吧！”

她痛苦地闭紧眼睛，把头抬起来，泪珠流了满脸，右手紧紧的捏着刀柄，用力的，急促的，向脖子上一割……荣嫂立刻倒了下去。

暗淡的灯光映着血泊中的尸体。

一九三六年三月于广州

撤 退

是初夏的晴天，太阳很早就从东边的云际闪出来了。浴在金黄的日光下的几所营房，似乎给人们遗弃了一般的寂静，弟兄们都走到广场上操练去了。广场上生满了践踏过的青草，四周筑起短短的围墙，有七八尺的高度，使人们的视线望不到外边去。一千多双脚就在广场上踏着，“一二三四！一二三！四！”叫声冲破草场上的晨空的静寂。“悉索，悉索”的步伐在叫声下整齐的响动着。不久，草场也浴着晨光。收队的号声响了，他们便散了队，蜂拥的跑进营房去。

每个人的脸孔都热得通红，额上脸上冒着汗，营房里飘着汗臭和混浊的气味。解下皮带和腿绑，然后松了一口气，谈话开始在营房里喧闹起来。

解除了武装，大家都到外面闲散去；有些因为平日懒得擦枪的，都坐在营房口忙着擦起枪来。

挨不住营房里的郁热，张济挟了刺刀和枪走出草场旁边的树荫下，他的短小的身躯，长枪对于他似乎 是太长了一点，他拿着枪，取出了刺刀坐在草场上擦着，不时摇动他那光秃的头，耐心地擦，直到刺刀在阳光下闪着银光；然后才取过长枪来，把枪擦得亮堂堂。他的细眼睛也闪着亮光，咧开了笑脸。

他把刀枪擦亮了，半倚在树干上，闭眼默想了一会。一抬起眼睛，孟明正轻轻地朝他走来，向他做了个鬼脸，便一屁股坐到他的身旁。

张济眯着细眼睛，盯着孟明，似乎要把他的小眼珠子嵌入孟明那大眼睛里。猛不提防孟明的手在张济的左肩上用力一拍，使他的身子不自觉的动了一下，惹得孟明“哈哈……”的大笑着：

“好兄弟，把枪擦得那么亮干吗？”

“我们又要跟日本鬼子干啦！他妈的，一定要彻底干净消灭他们”张济用军队里最流行的话答覆了他，虽然带上微笑，但脸色却显得很庄重。

孟明把脸沉着，瞪着一双怀疑似的大眼睛：

“干？我们奉命开驻北平的时候，不是说过到北平后总该杀日本鬼子么？鬼才晓得到了北平，我们却给关在营里了！”说完叹了口气，还不等对方开口，他又接了上去：

“不要独自做梦吧，长官的命令是要服从的。”

张济暂时沉默着，用牙齿紧咬着下唇，然后轻声地说：

“孟明，我们都给长官欺骗了，他要我们镇静，说什么‘我们现在的处境，和从前已大不相同呀。’我们都给欺骗得干干净净了！”

“什么，欺骗？欺骗！……”孟明仰起头来，做着思索的样子。

“是的，欺骗。你听过学生闹学潮……”

“张兄弟，”李司书隔远招呼着：“你们谈些什么经？”带着满脸温和的笑容走过来。

“李司书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谈谈吧！”张济脸上现出

高兴，接着放低了声儿：“我们谈着‘学潮’的事呢。”

李司书向他们使了个眼色；向周围溜了一眼，看没什么人走过才放心，然后提高嗓子：“好兄弟，我们到山后逛逛吧。”

两个兵站起身来，放开了脚步，他们便溜跬到山后去。这里地方很幽静，路旁的绿树，伸出浓荫低低的枝叶，把路上的日影遮蔽了。三人便坐到山麓的草地上。

李司书首先开口说：“兄弟，你们说话要十分小心啦，‘一二·九’学生是为了反抗日本灭亡中国，作示威巡行，那个把真实消息报告给我们知道的兄弟，不是给关进黑房里去了么？”

“是真的么？”孟明惊讶得张大了眼：“我好像听人说过，当初我还不相信。”

“怎么不真？”张济冷静地说，然后他转向李司书，“我们的长官为什么会愈弄愈糊涂？不跟鬼子打，步步退让，而且还用刺刀、枪弹对准爱国的学生哥呢？”张济刚把话说完，孟明便抢着问：

“长官说学生都是汉奸，究竟是不是？”

李司书在鼻孔里哼了一声：“如果那些爱国的学生是汉奸，那他们才是十足的奴才，给日本收买的汉奸。”李司书愤激得声音里打着颤。吐了一口唾沫接上去说：“兄弟，你们还记得古北口，喜峰口的时候吗？”声调放缓和了一点。

提起喜峰口，古北口，大家都精神奋发，孟明首先挺了一下身腰。拍着胸脯说：

“说起那时候，他妈的真痛快！我一把大刀也砍了不少